

AK-47, 这把枪改变世界

AK-47缔造者口述传记!



[俄]米哈伊尔·季莫费耶维奇·卡拉什尼科夫口述
Михаил Тимофеевич Калашников

[法]埃莱娜·若丽整理
Elena Joly

张艺缤译

我希望在人们眼中，我是那个为保卫家园，而不是恐怖袭击设计武器的人。

——卡拉什尼科夫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Ап-п., 这把枪改变世界

[俄]米哈伊尔·季莫费耶维奇·卡拉什尼科夫 口述

Михаил Тимофеевич Калашников

[法]埃莱娜·若丽 整理

Elena Joly

张艺缤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K-47, 这把枪改变世界 / (俄罗斯)卡拉什尼科夫口述 ; (法)若丽整理; 张艺缤译.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758-3

I . ① A … II . ① 卡 … ② 若 … ③ 张 … III . ① 卡拉什尼科夫 (1919 ~ 2013) - 自传 IV . ① K835.1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27032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10-2015-412号

Ma vie en rafales

By Mikhaël KALACHNIKOV and Elena JOLY

© Éditions du Seuil, 2003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eijing Fonghong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AK-47, 这把枪改变世界

著 者 [俄]米哈伊尔·季莫费耶维奇·卡拉什尼科夫 口述
[法]埃莱娜·若丽 整理

译 者 张艺缤

责任 编辑 郝 鹏 孙金荣

特 约 编辑 李正湫

版 权 支持 王秀荣 张晓阳

文 字 校 对 郭慧红

封 面 设计 主语设计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 版 社 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北鸿祥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23千字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8758-3

定 价 30.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我的女儿埃琳娜

我曾是那唯一的信仰的奴仆，
那唯一的激情将我燃烧。

——菜蒙托夫



前　言

恐惧与荣耀

在全世界，大概有这么十几个独立词汇，它们存在于不同的语种，被各国的人们熟知——不论是智利的农民还是日本的工人，不论你居住在英国的城市还是非洲的山区——所有人都认识“Taxi”（出租车），“Radio”（广播），“Coca-cola”（可口可乐），还有“Kalashnikov”（卡拉什尼科夫）。人们口中最经常提及的俄罗斯人名不是“列宁”“斯大林”“戈尔巴乔夫”，而是，对的，是“卡拉什尼科夫”。而在这个名字背后，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五大洲各国的土地上，生活着六千万到八千万（没人能说清具体的数字）卡拉什尼科夫们。

在伊热夫斯克，乌拉尔山脚下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一个83岁的“年轻”男人边为我打开他房屋的保险门，边小声抱怨着：“现在的人都用不锈钢材质的门啦，这倒是能帮我们防御小偷、强盗这类人的光顾。但在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可用不着

这样自卫！”

“防御”“自卫”这两个词语又在不经意间被提及了。事实上，这正是米哈伊尔·季莫费耶维奇·卡拉什尼科夫非常偏爱的词汇。穷其不同凡响的一生，卡拉什尼科夫都在自己的祖国上演着防御和自卫的戏码。在那个糟糕的时代，他既是可怜的牺牲品，同时也是英雄。

给我开门的那个男人穿着异常精美考究。他如此盛装，绝非是因为我们的来访，而是在每天的生活中养成的习惯。房子被精心地布置过，显得特别、宜人而且精致。卡拉什尼科夫珍视身边事物的美感，尤其看重秩序。秩序，是他生命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词之一。

我们受到了俄罗斯式的、复古的接待。在茶、鱼汤（主人私房制作）以及伏特加之间，男人让我们选择自己喜欢的饮品。男人不高，但是腰板挺得笔直，以至于衬得他身边的人十分渺小。他走路的姿势非常优雅，只有绅士才有那样的步伐，庄稼汉绝对不会这么行走。

从卡拉什尼科夫的眼中射来的光芒带着一股子怀疑，仿佛是在掂量来客的分量。但是，他又不停地开玩笑，“等我们连笑话都不说了的时候，”他说，“那可真就大事不妙了！”说实在

的，我很诧异听到这位自学成才者讲起文化：他背诵诗歌，歌唱贝朗杰^[1]的音乐，妙语连珠，开怀大笑。他对世间的一切都怀有好奇之心，世间的事，世间的人，还有人们的生活——当然，也包括我，都是他观察的对象。他同时也是一位充满激情的人，当拾起某段对他来说非常珍贵的回忆，他便站起身来，异常激动，手舞足蹈，像个不错的演员一样把他的台词绘声绘色地表演出来。但要看到这样的卡拉什尼科夫，首先要成功点燃一簇神圣的“火焰”，否则，你将从他身上毫无所获。届时，这个男人就会像个关闭得严严实实的坦克，无懈可击。

可以很坦率地说，在这位将军的身上，不存在丝毫矫揉造作，也看不出一丁点儿的自命不凡。因为我们已经对那些苏维埃政权下的大人物们的思想倾向有了一定了解——那僵化的语言，那趾高气昂的官僚作风——既然要和俄罗斯获得勋章最多的人打交道，在和卡拉什尼科夫见面之前，我们已经想到了可能面临的最糟糕的情况，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卡拉什尼科夫可没那么大的架子，可以这么说，他非常独特，几乎出人意料。

卡拉什尼科夫的女儿埃琳娜与我相识多年，从前经常到巴

[1] 贝朗杰，法国伟大的“人民歌手”，他所写的反对拿破仑三世的暴政、反对普鲁士侵略法国的无数歌曲，很受当时法国人民的欢迎，流传极广。

黎来看我，然后用一整天的时间给我讲述关于她的父亲以及整个家族的历史——那常常都是一些令人心碎的故事。也就是在那时，我突然意识到，在那件举世闻名的武器背后，有一个被宿命裹挟的男人从不为人们所知，他的命运犹如一出悲剧，充满着俄罗斯式的桥段。

在西方，没有人知道这个男人的故事，人们甚至不清楚这个人仍然活在世上。采访卡拉什尼科夫的念头如此让人着迷，可得到他的同意委实不容易，庆幸的是，我最终赢得了他的信任。这本书重现了我们之间的对话：我力图尊重被采访者原汁原味的语言习惯，并成功地在他的叙述中找到了所有问题的答案，同时，在成书的过程中，我还把他的叙述以编年的方式呈现出来。

考虑到读者对苏维埃政权时期的政治旋涡并不熟悉，我认为有必要在每个章节的开始讲述一些关键的历史事件，这样就可以将那些小故事放置在时代的大背景中。

米哈伊尔·季莫费耶维奇·卡拉什尼科夫，1919年出生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农民家庭。他的母亲生有十八个孩子，但只有八个子女存活了下来。1930年对俄罗斯农民来说是最黑暗的一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成功地从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卡拉什尼科夫一家在这一转变中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米哈伊尔熟

知苏维埃政权历史上最残酷的时期，但并不是从任何一本书里了解到的，他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

十二岁的时候，米哈伊尔重新回到了西伯利亚，同行的还有他的父母以及四个兄弟姐妹。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展现了不同寻常的顽强和坚忍：因为不肯听天由命被关押到集中营，他两次从新家逃出来，步行回到一千多公里之外的家乡。

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了一把德国造手枪，枪身已经生锈，但米哈伊尔花费了几天几夜将它恢复原状，使其能够重新投入使用。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找到了自己终生的使命。但没过多久，因为有人向民兵举报，米哈伊尔被捕了。虽然被命令交出手枪，但他拒不承认曾经见过什么武器——在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一份认罪书将会导致什么后果。经过三天拉锯般的审问，在对方放松警惕的间隙，米哈伊尔逃了出来，前往哈萨克斯坦。在那里，他开始了作为技术工人的生涯。

1938年，卡拉什尼科夫应召入伍，成为坦克连的一名技师。大概从那时起，他开始显露武器制造的天赋。还不到二十岁，他已经为坦克发明了许多特有装置。朱可夫将军对此印象深刻、称赞不已。

二战爆发后，他被派往前线。几个月后，在著名的布良斯

克战役^[1]中，卡拉什尼科夫遭遇德军装甲车战队，身受重伤。被俘之后，经历了与德军七个月的周旋，他奇迹般地获救了。这段时期，他的经历堪比最好的战争小说。“那时候，多亏了伤口的疼痛，日日夜夜，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我要造一种专门打那帮法西斯孙子的武器。”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世界上最为著名的攻击型枪支AK-47诞生了。

有趣的是，这位了不起的制造大师甚至未能完成自己的中学学业。“我是个天生的制造家，”他说，“我的大学就是书籍。”1949年，卡拉什尼科夫获得了斯大林奖。那是他人生中一个标志性的转折：这个曾经身份卑微的平民开始被上流社会所接纳。

之后，在连续6年被选为最高苏维埃人民代表之后，卡拉什尼科夫走进了克里姆林宫，成为官方极为重视的人物。然而，他从未真正融入共产主义政治，始终作为一个远观者，审视着那些比战场上更残酷、真实的权力斗争。

尽管他从不赞成戈尔巴乔夫改革，就在改革进行的同一时

[1] 苏德战争中苏军为粉碎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所属第9集团军、解放布良斯克工业区而发动的著名战役，最终苏军重创德军第9集团军，在绵延180公里的正面战场上向西推进200~250公里，解放了整个布良斯克工业区和白俄罗斯部分地区。

期，他公开讲述了自己的过去，并开始游历世界，见到了自己多年的老对头——美国人尤金·斯通纳^[1]。他们几乎是友好地谈起那些在卡氏武器和M-16的枪口下活下来的士兵，这些人足足有成千上百万，遍布世界各个角落。有趣的是，二人之间出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在集体主义社会的苏联，一件武器以发明者的名字命名。而在美国，那些个人主义者们却将发明者的名字完全隐匿于一个字母之下。

根据卡拉什尼科夫自己的说法，他将全部生命奉献给了自己的武器。从二十岁起，他的脑海中就只存有一个想法：发明世界上最好的武器，并不断将其完善，来捍卫自己的国家。这个天生的能工巧匠自认当得起设计师这一称号。他在国外军火市场上声名远播，却自豪地宣称：不论是在哪，无论是和谁做生意，他从未在自己发明的武器买卖中得到过一个子儿。至于给那些在不久之后的战争中几乎毁灭了他的家园的武器申请专利，这样的念头他从未动过。

事实上，AK-47的发明并不是一个奇迹。那是伴随着无数次的巨大失败、长期艰苦工作的结果。卡拉什尼科夫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得益于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孩子，他身上那股与众

[1] M-16步枪主要设计师。

不同的顽强，这一点在他童年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来。重伤住院时，他就在笔记本上完成了几款武器的最初草稿，设计一件新武器的念头五年来一直萦绕在他脑海中，直到炮兵总部决定试制他设计的几款样枪。

一个默默无闻的二十六岁士兵，甚至连工程师都不是，如何能在人数众多的制造师队伍里拔得头筹？要知道，那些制造师可都是天分极高名声在外的人物——其中有几人还曾得到斯大林本人的高度赞许。要回答这个问题，一句话就够了：那是因为卡拉什尼科夫出身于农村，并且是一名刚刚离开军队的士兵。卡氏武器的威力来源于卡拉什尼科夫本人性格里的爽直与可靠，全无矫揉造作的复杂。AK 系列武器的发明设计全凭经验，是反复试验和修正错误的结果，相比之下，科学严谨就显得没那么重要。甚至在最初阶段，卡拉什尼科夫在车间亲手制作了武器的雏形之后，再由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凯蒂绘制出图样。卡拉什尼科夫和他的金手指故事让人想起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那群年轻的疯子在他们无形的车间里开创了信息工业的未来。

专家认为，使得 AK 系列在同类武器竞争中始终保持优势的独创之处在于：将操作枪栓回旋的零件置于炮筒上方一个气体

再生制动的滚筒内。对于机械永动的渴望，从在西伯利亚流亡的灰暗岁月起，始终存在于这位机械革新者的脑海，原因是机械的永动将为连续射击创造可能性。

同样，AK 系列在武器零件的组装方法上也有很多创新。例如，枪体原本紧凑安装于同一袖珍模块的零件被分开，彼此间隔，仿佛悬浮于空气中。这就使得在对抗中，无论环境如何恶劣，在灰尘、泥浆和水中，卡氏武器都能使用，永远忠于职守，不会背叛自己的战士。

不过，尽管斯大林在 1949 年就将那个年代以自己名字命名、象征最高荣誉的奖项颁发给了卡拉什尼科夫，但这位苏联的最高领导者始终没能认识到这项发明的真正意义。之后的很多年中，军队里很少大批量采买这种攻击型武器。在红场的阅兵仪式中，游行的士兵常手持曾在二战中大放异彩的西蒙诺夫半突击步枪。

1953 年，斯大林去世的时候，大部分士兵都不曾见过 AK-47。尼基塔·赫鲁晓夫上台后，更多关注炮弹和火箭的研发。时至今日，卡拉什尼科夫仍旧不能原谅赫鲁晓夫将火力部队称为“远古时代的战术”这一说法。

即便如此，多年以来，在乌拉尔山脚下的工厂里，这位农

民出身的制造家仍在不断改进和完善着他的作品。巨大的伊热夫斯克兵工厂^[1]，曾经制造了对抗拿破仑的火炮，也曾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每天向前线提供一万两千支火药而著称。也就是在那里，AK-47 得到了批量化的生产，这件传奇武器在全球获得了无可匹敌的成功。

临近 1950 年末的时候，鉴于 AK 系列及其适配弹药在其被发明后的六年里所取得的成功，西方社会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战斗型武器。而在几年之后的越南战争中，更是印证了这一说法。慢慢的，先是苏联，之后是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军队都装备了 AK-47 及其衍生武器。越战期间，20 世纪 90 年代期间，各式各样的解放运动层出不穷，武器的选择带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分别、象征意义以及感情色彩。卡氏武器的神话也由此诞生。

2000 年末，法国《解放报》盘点了所谓的“世纪之物”——尽管带着玩笑的意味，卡氏武器榜上有名，与其比肩的是电视、抗菌素以及乳罩……

[1] 与圣彼得堡以北卡累利阿地区的谢斯特罗列茨克兵工厂、莫斯科以南的图拉兵工厂并称为俄罗斯帝国的三大轻武器生产基地，主要生产 AK 系列突击步枪和赛加半自动霰弹枪、野牛突击步枪、SVD 狙击步枪等。

卡氏武器在 20 世纪，或者确切地说，20 世纪后半段，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它们到底是促进了人类解放，还是加重了平民压迫？历史的天平到底会倾向于哪一边？

20 世纪 50 年代起，两种截然相反的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第一种运动的主战场在古巴，另外一种在布达佩斯。不久之后的越南战争中，由于 AK 系列对 M-16 的压制，越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美国人的形象严重受损。

到了 1968 年，革命浪漫主义者、反殖民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占领了第三世界国家，并在西方年轻一代中拥有一批支持者。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示威游行者四处高举着切·格瓦拉和胡志明的头像。翻看那个时代的照片，所有英雄的手中都握有 AK-47。这足以证明这把枪在战士这个群体心中的地位。亚西尔·阿拉法特曾说：无论在哪里，卡氏武器都是我们战士的荣耀。

随着印度支那和埃及的步伐，古巴、巴勒斯坦等众多第三世界国家团结起来。然而此时，苏联已经无法在 AK 系列武器及其仿制品的支配和分发上拥有优先权了。取代这一地位的是中国。

1968 年 8 月，随着苏联武装进驻布拉格，一段不算光彩的岁月开始了。整个 20 世纪 70 到 80 年代，全世界都被恐怖主义